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書二十八

答章秀才論詩書　明宋濂

濂白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絶少下逮建安黄初曹子建父子

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是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做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沖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鉶不緻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顔鮑為之首三謝亦本于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

祖士衡明遠則倣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

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法律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

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
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
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
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或以興寄相高取法建
安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
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黄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起於
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撑決
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妍應物

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温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尚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

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

杜而競以巳意相髙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煅煉精而情性逺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晩出乃能因崔徳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駟致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歩去盛唐為益逺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廹則其變又極矣由此

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夢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心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

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輙凋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黄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粹沖和之音可勝嘆哉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輙獻瞽言於左右葢祈執事立言著書

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覼縷執事以為然耶
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為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
為過也今既不遂其請顧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
論辯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
固守其謙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
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
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為無益於世遂
欲躬顏子原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是

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臯陶益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傅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删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滅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為是尤不可

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

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

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

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

孟子時異端雖起茍舉聖人之說而闡之亦可矣乃反

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絶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

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為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

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為事其餘紛然作

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勰勰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人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顧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且執事之所以修於已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孳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蘇先生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關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卧病山中無由過拓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

書者至今以為恨其次若楊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藴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呰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

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
賢君子為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逺
宗孔孟以為學高視雄邁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
君行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
誦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泆
矣弟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放
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萬世
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俾聖朝

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誚者何限遠則司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嘆受戮近則程叔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之人汙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寃於朝歿不得返葬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

而愈光以有人發揚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譔之作為已任於公之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忠義自信而且嘗為人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深鄙薄之以為不達君

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顔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壖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怍考諸聖賢而不愧其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之以為卑也安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者非為公計也為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平生之計也是則斯

文烏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師後生小子自以為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如蚊蚋之聲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而徒為爾嘵嘵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贍暢達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其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數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摧斥向時之可許與者盡矣人

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汚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答張廷璧書　方孝孺

辱寄詩五篇且誘之使決其可否足下之意良厚矣但

足下之詩刻削森秀與世俗異味其辭信奇矣而有不然者蓋古人之道雖不專主乎為詩而其發之於言未嘗不當乎道是以雅頌之辭烜赫若日月雄厲若雷霆變化若鬼神涵畜同覆載誦其詩也不見其辭而惟見其理不知其言之可喜而惟覺其味之無窮此其為奇也不亦大乎而作之者初非求為如是之奇也本之乎禮義之充養之乎情性之正詩足以昌其言言足以致其志如斯而已耳後世之作者較奇麗之辭於毫末自

謂超乎形器之表矣而淺陋浮薄非果能為奇也稚子刻雪以為娱目之具當其前陳非不可喜徐而察之蕩而無遺尚焉取其為奇也哉足下之為奇固非此類然旨近味濃之和平醇厚之韻得非所貿之本末甚充而從事於奇麗之末故耶不本之務而求攻於末是猶棄木之根而蟠其枝以為美欲其華澤茂遂弗可得矣故聖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為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奥而不晦

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辯而理瞻而章秩乎其有儀煜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然聖賢君子曷嘗容私於其間哉盈而流激而發不求而自得者也足下於此固已知之矣而出言命意未免有艱苦澁滯之態者求於言而不求於言之所從出無惑乎其難也今天下學者靡靡焉惟習之所同潛竊陽剽無所顧忌以為能詩不可勝數欲其知所趨向由大路而不失驅馳之節者舍足下莫先焉而僕猶僭有所言多見其妄也雖然不

知而妄言僕誠過矣使妄言而偶有益於人豈非好古者之所樂聞乎昔有貴人之子病蠱而求藥於醫醫偶出其妻以毒鼠之藥付之貴人之子服而且泄既而疾良愈自醫者言之其藥信妄矣自愈者言之孰知其妄與否乎僕嘗怪風俗頹巧相師為佞至於朋友亦以諛悅為忠近得陳元采書殊有箴教之益切中吾病為之喜而不寐

與鄭叔度書　方孝孺

僕聞古之人未嘗以文為學也唐虞夏商遠不可徵然觀於詩書數十篇中紀四代之功德固若耳聞而目見至周制作大備孔子稱其文特言其禮樂憲章之盛耳故雅頌之所陳誥命之所述易禮之所論著崒然而崇淵然而深炳然而章明肆然而易直端大斯謂之文矣而豈有意而為之哉譬如登泰山之巔極乎目之所至而水則江海淮泗山則凫嶧龜蒙周秦齊魯滕薛梁鄭衛趙韓魏人民之繁鮮土地之廣狹皆得之于心故言

之而不誣問之無不知澤中之夫升尋丈之丘而望焉所見不過東阡北陌雞犬牛羊蹤跡輙逞智以誒於人終不暢達而順適何者所見髙下之不同也故人有知道與否而文何以異此自漢以來天下莫不學為文若司馬相如楊雄亦其特者而無識為已甚夫屈原之離騷憂世憤感呼天日鬼神至列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闔闢辯說恠異雜錯而成章皆出乎至性忠厚介潔得風人之義然務以忠情達志非拘拘執筆凝思而為

之也至於其徒寖失師意流於淫靡而相如與雄復慕
而效之窮幽極遠搜輯艱深之字積累以成句其意不
過數十言而衍為浮漫瑰恠之辭多至於數千言以示
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與澤中
之夫何異哉自斯以後學者轉相襲倣不特辭賦為然
而於文皆然迨夫晉宋以後萎弱淺陋不復可誦矣人
皆以為六朝之過而安知實相如之徒首其禍哉向非
唐韓愈氏洗濯刮磨而力去之文殆未易言也僕少讀

韓氏文而高其辭然頗恨其未純於聖人之道雖排斥佛老過於時人而指心立行或多戾乎矩度不能造顔孟氏之域為賢者指笑目為文人心竊少之從總角輙自誓懲以為雖不易至孔子之堂奥而顔孟之事皆在所願學者茍循其路而望其廬烏有不至哉復以欲知古人之道必識古人文字故時習章句凡有所感觸亦間發之其意在明斯道非為文也而吾子猥譽其文為可觀此僕之所深懼而不敢居者也雖然吾子見其可

而稱之乃愛僕之至而樂其有所成名豈有過哉顧失者僕耳僕奉先人之遺體二十有二年學雖未至而知其味者亦已數年矣而身不能由之口不能以告乃徒假紙筆為事宜乎吾子之以文稱我也僕今而後其知過乎夫人不生則止生而不能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宣天地之精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淑一世之風俗揭斯道於無極而竊取於文字間受訾被垢加以文士之號不亦羞聖賢負七尺之軀哉

與王修德書　闕名

承寄示古賦及雜詩數篇賦寓意深遠得楚人音節詩亦蕭然有出塵之韻諷詠累日喜不自勝某向以安居飽食無毫髮及物之益妄不自度欲蒐輯邑里遺事成一小書上以昭揚賢士君子之潛德下以為勸於將來俾後生小子有所慕而為善葢舉古閭師黨正之職爾非敢妄竊褒貶之柄而蘄其傳也夫古人之傳世者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能發之則不可傳其辭與

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令縱使有卓然宏偉可喜之績付之無聞之人著以不聞之辭亦恐其卒歸於泯墜而況耆舊淪喪之餘聞其名者不知其事言其事者莫考其實而欲取信於無窮焉可冀乎是以嘗為吾兄言其故而久未成書者此也忠節孝友篤行之人既各為之傳其他文學貴顯者欲析而二之則其迹雖有隱顯之殊而其志行學術初不相遠以仕者為宦達既非所以尊之俱目之曰

儒林則亦有以政事稱者今不敢僭為區别通謂之先達列傳但以時世分先後而不以仕否為重輕竊意如是庶乎不失其序而無抑揚去取之嫌若夫治邑之大夫其有惠政及民如陳長官胡汲仲亦不可使其遺事日就亡失今為立良吏篇以處之凡名姓稱於吏民之口者皆得附見焉然宋數百年歷買令丞多矣世絶無所傳聞往時紀風土者俱棄而不録今亦無所徵而為之立傳使其人皆若洪忠宣者由是而興處顯位立名

績於天下固不待此而傳若不幸官僅止此疲其心思智力斬一聞於來世而又不可得豈非可恨哉前所問數公不知曾得其事狀否第宋末為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如君家太常固未免此近訪得太常為鄭龍圖墓銘至於官位亦以他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為何職所行為何事惟視之太息而已文之為文豈以此等新奇為好哉真不識其何說也夫文辭於學者至為淺事以道言之正不必求其新奇惟發人所

未嘗言之理則可謂之新非衆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程之西銘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著有經說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所未有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為新奇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故夫外道德以為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近時自悼少時狂謬所好所業者不過記誦文辭而記誦不能博

文辭不能工則又僅得其最陋者以是空言寖多絕無自得之味思一屛絕之而以顏曾所以自治者治其心為日稍久覺向時過闕愈衆苟不早悟其非幾老死甕盎中與蚊蚋俱盡而不知天地日月之為大深可懼也吾兄前書有學無端緒之歎甚見進學之篤近世之淺陋者正坐易足而自高耳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書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為阿軾欲毀棄其文於孔孟之書未嘗詳讀句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辨

駁不自愧恥此其人豈復知有天地日月也哉吾輩當深以之為戒求古人宗大之域而趨焉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不為吾兄發之則無所發矣然不能詳畧道一二林嘉猷在此静篤可喜不欲其專意為文辭嘗痛與之言凡在此者亦皆知所向方但未知終竟如何耳近鮑民瞻來其為人有意於學俾且讀四書以端其本知聖賢所言之要自當知其本末也鄉里質美者不為少但不喜學故無由與之言使得數十輩錯布一邑豈非美

事邪有雜詩數首書遺嘉猷風味出所寄茅栗下如蹲鴟黃獨不足適口然或有無味之味也久不執筆不復成字聊發一笑

答劉養浩書 闕名

一自為别不復以書相問者六年患難憂苦何所不罹形跡幾於相忘矣然夢寐中未嘗不相會於蘿山之下兩溪之間也閒居獨處追惟昔日賢豪之盛想其儀狀言笑宛在目前徐而思之如風花霜葉存者無幾吾兄

於衆人競進之時雖若少抑而卒以此全人之得喪禍福倚伏之際孰非天哉而彼顧貫喜戚於其間非惑耶孝孺出處兄想已知近於此理閲之愈熟居之愈安每覩古之名士少遭挫抑則戚嗟怨悼若無所容者深病其無識退之柳侯文章雖高然於此道未有所得殊可厭薄耳吾兄居得美地義門士友可以往來考質其學必進其視索居無徒者為何如第孝孺近來漸不喜為無用之文人有求者非甚不得已未嘗與之於勢要人

尤不喜見杜門謝事欲成一二小書苦於疾疾未能有成年齒彌長大茍不求古歸宿之地而效兒女子塗青抹紅以自誑衰老將至矣欲安所之耶患瘧患眼難於作字念相與之厚情不可遏聊一言之

答許廷慎書 闕名

往在京師士人從濠上來者多能誦足下歌詩固已窺見胸中之一二去年在臨海遇林左民張廷壁二子問足下言行滋詳二子自負為奇才至説足下輙弛然自愧

以為莫及也然後益信所窺之不妄近在王脩德所得所録文章數篇及手書深欲讀之會僕家難作未果寓目輒引去重入京師道塗所行千餘里恒往來於懐及到此獲嵗寒事記於友人家覽數行而大驚喜命意持論卓卓不茍非流俗人所敢望也何足下取於天之學至是邪斯文世以為細事然最似為天所靳惜其賦於人也銖施兩較不肯多與得之稍多者便若為所記憶時時廹蹙督責不使有斯須佚樂意此理絶不可曉豈

其可重者果在此耶不然何獨忌此而恍彼耶如僕自揣百無所有以粗識數字大為所困當危憂菀怵時自誓欲以所能歸諸造物甘為庸人而不可得足下幸安適無所苦而騷騷焉欲扶發奇秘以與造化爭也然其取忌亦大甚矣得微亦蹈其所忌乎僕雖為斯文喜然竊以為非計之得也雖然君子顧於道如何耳寧論利害哉自古奇人偉士不屈折於憂患則不足成其學載籍所該大半皆不得意者之辭也然後世卒光明崇大

又安知忌之於一時者非所以為無窮之幸而恍之於俄頃者非甚棄之耶此可為足下道聊以發笑且自解耳左民多稱王微仲之賢恨無由見之適見其弟晃仲亦雅士當是吾輩之秀太不凡也僕侍祖毋故來此其詳有所難言

與士脩書 闕名

辱書重以詩集序見屬意若罪其逋緩者此誠足罪也然僕於庸衆人苟有所求皆不敢拒而亟畀之豈於足

下而有所惜邪顧謂凡物處美惡之間者必待人言而後定足下之詩辟之夜光照乘委之道上亦知其為可寶矣苟又從數數然喋於其側指於人以為寶不亦費於辭乎斯僕所以久而未作者以足下自足取信於世而然耳非果有所惜也今足下乃不以至美自居而若有取於無能之言何所取之異耶雖然世之有求於僕者非能真知斯文之足取也眩於好譽者之云而不自知耳天下之好文章者比肩而知言者無幾人以斯文

稱於人者相望而能言者無幾人能言而知人之言者足下是也然則足下雖無待於僕僕固將卒言之而况懇然屬之乎僕之狂言今且出矣足下誠知言當有以復我無徒罪其遲而幸其得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二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三

明 賀復徴 編

書二十九

答程伯大論文書 明朱夏

古今能言之士孰不欲雄峙百代之上而垂聲乎百世之下哉然而卒抱奇志而不見泯泯以老死者何其多也豈非才識之不逮故不能成一家之言以至此耳三

代之後卓然成一家之言者纔十數人而止其餘皆磨滅澌盡則信乎得之於天者非超然而不羣則難乎其以文章自命矣比辱賜書大抵未能達夫雄深雅健之作而務為浮薄靡竟之文而已此甚不可也僕聞古之為文者必本於經而根於道其紀志表傳記序銘贊則各有其體而不可以淆焉而莫之辨也至其發言遣辭又奚以剽賊為工哉令不本於經不根於道而雜出於百家傳記之說則其立論不自其大而自其細固已自

小矣尚何能與古人齊驅並駕哉老蘇之文頗拙曲折蒼然鬱然巉刻峭厲幾不可與爭鋒然而有識之士猶有譏焉者良以其立論之駁而不能盡合乎聖人之道也令無蘇公之才而立論又下蘇公遠甚則何望其言之立而不仆焉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為文而不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緻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樑榱

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絶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不尤以為迂且拘乎韓子之於文也惟陳言之務去今雖全未能如韓子亦宜少刋落矣乃悉古書奇字而馴集鱗次焉不幾於天吳紫鳳顛倒短褐也耶蘇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而紐之以

為服則綈繒之不若今先生乃欲集羣英以為華為好其亦異於作者之見矣世有寠人為覩其鄰之富也日夜攻鑽而剽之幸而得其貨寶財賄以為得計矣一日徼者獲之則蕭然盜也而至死不悟且役役焉割裂而綴緝之則其氣固已蕭然矣又何能渾浩如江河而有排奡之力哉故夫蘭苕翡翠又烏覩夫掣鯨也且古之為文非有心於文也若風之於水適相遭而文生焉故鼓之而為濤舍之而為漪蹙之而為縠澄之而為練激

之而為珠璣非水也風也二者適相遭而文生也天之於物也獨不然乎纖者穠者丹者堊者莫不極其美麗而造化者豈物物而雕之哉物各付物而天下之巧莫加焉彼有眛於此者三年而刻葉且文猶樂也太古之音和平雅淡而風俗以淳人心以正桑間濮上淫哇煩趣而人心風俗蕩而忘返使先生而與聞制作將安取乎則何獨疑於文也先生教之曰茍無毛嬙西施之美質則不能不借夫粉黛之假以掩其陋是朽木可得而

雕糞土之墻可得而圬矣無益天下知其惡也被珠璣曳羅紈不足以欺天下之目使天下而皆瞽也則可奈之何天下之不皆瞽也先生殆未覩夫正色也先生又謂吾五常論其猶玄耶太玄擬易而作然易出於造化之自然而玄也者出於智慮之私而已故不能免夫牽合艱難之態先儒固已譏其勞且拙矣故今去雄千餘年而卒無好之者今先生乃欲著書以擬玄吾恐其不堪為覆瓿用矣先生又謂吾嘗作詩命其集曰胡盧且

魯論詩序言詩之用若彼其博也而先生直以資人之笑視古詩之風亦少貶矣此亦好怪之過也先生卒教之曰其觀吾文也還以一言庶有以知君子之是是非非也宋之季年文章敗壞極矣遺風餘習入人之深若黑之不可以白當此之時非返之則不足追乎古先生之心自以為過之矣而烏知其異於彼也先生之文始欲其奇也而卒以拙始欲其麗也而卒以惡始欲其雄也而卒以弱其風格言論莫不叛於古矣則亦難乎撫

而言之矣且先生既與吾異則僕雖言之而無當於其心矣僕欲挽先生於迷途則願悉吐出其中之藴取韓孟文日夜誦之覺巳之見與向者異焉然後一吐其辭庶有合乎僕於學廢棄之日常多加以怠惰不力然於作者之風致竊有見焉故敢畧陳其説

答梁孟敬書 劉永之

僕自屏居山谷絶罕人事乃得留心於經籍而獨學之寡陋講貫之無徒日乃以所為春秋本旨序呈之左右

冀有以警策而正諸及奉還示大獲所望詞累數百言若將有取於愚瞽之作而教以其所弗逮者謹受賜矣然蒙固之見有未盡暴白而明諭之旨有不可不復者敢畧布之以終大貺焉執事之言曰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皆因史之舊非聖人之意之所存三傳之要諸說之鑿朱子之駁之為善又曰信公穀之過求襃貶之詳未免蹈先儒之謬此胡康侯之失也凡此

所論度越老生宿儒萬萬弗疑又曰夫子言知我惟春秋罪我惟春秋知之者知其明王者之法也罪之者罪其彰亂逆之跡也夫春秋之為春秋明王法彰亂逆誠聖人之旨也然謂因魯史之文而筆之傳之其小有乖訛則修之完之使觀者有所勸沮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則可也若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夫聖人者豈盡異於人哉其德則聖人也其不幸而不得其位則猶夫人之子也時無明王誰知宗子

待之者曰季孟之間則猶夫人之臣也而所事之君則荒君也其君之卿大夫則僭室也以猶夫人之臣子而立乎荒君僭室之朝而私損益其國之信史而明王法而彰亂逆無乃弗可乎夫今之與古遠矣而其理弗異也設使有一孔子生乎今之世立乎今之朝非君之命與其職守而取今之國史而損益焉予奪焉褒譏焉而公示之人其乃不為僇民者鮮矣聖人對陽貨則謹諾之過宋而微服焉居其邦不非其大夫其自稱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夫豈以其聖而傲當世乎哉葢方是時各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弒逆也而書曰趙盾弒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弒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弒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與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為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跡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

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將在是罪我者將在是亦聖人之謙辭云耳夫豈曰攺周制寓王法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靣之權之謂哉僕故曰謂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彰可也謂損益乎魯史而明之彰之則弗可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說也執事取之故曰首止之會盟葵丘之會盟皆再書

也是美之大而詳其辭也稷之會曰成宋亂劉單以王猛居乎皇尹氏立子朝而先之以王室亂皆複言焉是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抑嘗考之葢史策之實録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録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録其終者有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或會而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為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

之與盟離而為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録其始也既書曰宋災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未有言

其故者於之二者而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寔來則先言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來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來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他如程子之傳例有曰將卑師少例書人此承赴告者也不知將師名氏多寡亦書人此聞而知之者也皆實之紀也

非惡之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者焉先儒之過也且夫其名也著乎簡册其跡也眙乎萬世不必言之重也而皆知夫首止之為美矣不必詞之複也而皆知夫稷之為惡矣故曰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之而明亂逆由之而彰也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其微辭隱義時措得宜者為難知也夫所謂炳如易見則然矣其曰隱微而難知果何謂哉聖人將昭大辨於萬世顧乃有隱微難知之

義是未免蹈前儒之失也杜預曰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程子避之則所謂隱微者猶是矣然則易之彖辭將非聖人之制作乎論語之答問將非聖人之言詞乎何彼之平易顯白而此之微隱難喻僕之愚不敢以為然也雖然程子之傳有舍乎褒貶予奪而立言者則非先儒之所及也若胡康侯之學術正矣其議論辨而嚴矣其失則承乎先儒而甚之者也朱子嘗曰有程子之易又曰可自為一書謂雖言理之精而非經之本旨也

若胡氏之春秋其自為一書焉可也夫時有遠近則史有詳畧史有詳畧則辭有同異此甚易曉也若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文以下悉書日焉自文以前君行八十書至者十七文以後君行九十書至者六十四是也執事所謂隨時而覲經此誠善也而公羊子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何休曰所見之世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焉所聞之世思王父少殺故諱亦少殺焉所傳聞之世思高曾又少殺故弗之諱焉甚乎其陋

矣陳傅良曰隱桓莊閔一書法也僖文宣成一書法也襄昭定哀一書法也夫不曰史之有詳畧而曰聖人隨其時而異其書焉其賢於公羊者幾希大較說者之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為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宜其求之益詳而傅會之益鑿也以為見諸行事以為刑書則宜其

言之益刻而煅鍊之益深也以為美則强求諸辭曰此予也此予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為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為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寛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令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𥡴述而傳於後則以删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為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襃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

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謬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竊以謂使聖人因乎魯史焉則愚之說固已得矣使聖人而自作焉亦當據事而直筆之必不如先儒之云則愚之說亦蔑甚乖剌焉其自信者如此然猶以其考之也未浹洽焉其講之也未貫通焉姑優柔之而姑反覆之寛之以歲月而後可就也日序之言不足以盡意而明諭之懃懇不敢不復而辭不可殫也輒

言其大都如此於戲舍執事其亦昌言之而昌聽之乎超卓之識特達之見尚克示之幸甚

與行在户部諸公書 周忱

伏聞治民之道在於禁惰游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本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業崇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由是賦役可均而國用可足茍或不然則户口耗而賦役不可得而均地利削而國用不可得而給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以維持

其民而均其土地者正謂此也邇者皇上念天下人民有因饑窘逃移者累降勑旨設撫民之官頒寛恤之條令天下郡邑招而撫之諸公頒布奉行克謹無怠天下之民感戴宏恩扶老攜幼競返桑梓惟獨蘇松之民尚有逺年竄匿未盡復其原額而田地至今尚有荒蕪者豈優恤猶未至乎凡招回復業之民既蠲其稅糧復其傜役室廬食用之乏者官與賑給牛具種子之缺者官與借貸朝廷之恩至矣盡矣如此而猶不復業者亦

必有其說焉蓋蘇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艱窘不得已而逋逃及其後也見流寓者之勝於土著故相煽成風接踵而去不復再懷鄉土四民之中農民尤甚何以言之天下之農民固勞矣而蘇松之民比於天下其勞又加倍焉天下之農民固貧矣而蘇松之農民比於天下其貧又加甚焉天下之民常懷土而重遷蘇松之民則常輕其鄉而樂於轉徙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忱嘗歷詢其弊蓋

有七焉何謂七弊一曰大戶苞蔭二曰豪匠冒合三曰船居浮蕩四曰軍因牽引五曰屯營隱占六曰鄰境蔽匿七曰僧道招誘其所謂大戶苞蔭者豪勢富貴之家或以私債準折人丁男或以威力强奪人子息或全家傭作或分房托居賜之姓而目為義男者有之更其名而命為僕隸者有之凡此之人既得為其役屬不復更其糧差甘心倚附莫敢誰何由是豪家之役屬日增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減矣其所謂豪匠冒合者蘇松人匠叢

聚兩京鄉里之逃避糧差者往往攜其家眷相依同住或創造房居或開張鋪店冒作義男女壻代與領牌上工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府亦無其籍粉壁題監局之名木牌稱高手之作一戶當匠而冒合數戶者有之一人上工而隱蔽數人者有之兵馬司不敢問左右隣不復疑由是豪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民日以衰矣其所謂船居浮蕩者蘇松乃五湖三泖積水之鄉海洋海套無有涘涯載舟者莫知蹤跡

近年以來又因各處關隘廢弛流移之人挈家於舟以買賣𢿙課為名冒給鄰境文引及河泊所由帖往來於南北二京湖廣河南淮安等處停泊脫免糧差長子生孫不識鄉里煖衣飽食陶然無憂鄉都之里甲無處根尋外處之巡司不復詰問由是船居之丁口日蕃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削矣其所謂軍因牽引者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故其為事之人充軍於中外衛所者輙誘鄉里貧民為之餘丁擺站於

各處河岸者又招鄉里之小户為之使喚作富户於北京者一家有數處之開張為民種田於河間等處者一人有數丁之子姪且如淮安二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之家屬矣儀真一驛蘇州擺站者不過數家今者連甍接棟造樓居住者皆因人之户丁矣官府不問其來歷里胥莫究其所從由是軍因之生計日盛而南畝之農夫日以消矣其所謂屯營隱占者太倉鎮海金山等衛青村南滙吳淞江

等所棊列於蘇松之境皆為邊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調伍因有所恃特賜豪强遂使避役奸氓轉相依附或入屯堡而為之佃種或入軍營而給其使令或竄名而冒頂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遺下糧差負累鄉里為有司者常欲挨究矣文書數數行移衛所堅然不答為里甲者常欲根尋矣足跡稍稍及門已遭官旗之毒手由是屯營之藏聚日多而南畒之農夫日以耗矣其所謂鄰境蔽匿者近年有司多不得人教導無方禁令廢

弛遂使蚩蚩之民流移轉徙居東鄉而藏於西鄉者有焉由彼縣而匿於此縣者有焉畏糧重者必就無糧之鄉畏差勤者必投無差之處舍瘠土而就膏腴者有之營新居而棄舊業者有之倏往倏來無有定志官府之勾攝者因越境而有所不行鄉村之譏察者每容情而有所不問由是鄰境之客户日衆而南畝之農夫日以寡矣其所謂僧道招誘者天下之寺觀莫盛於蘇松故蘇松之僧道彌滿於四海有名器者因保舉而為住持

初出家者因遊方而稱掛塔名山巨刹在處有之故其鄉里游惰之民率皆相依而為之執役眉目清俊者稱為行童年紀强壯者名為善友假服緇黄偽持錫鉢或合伴而修建齋醮或沿街而化緣財物南北二京及各處鎮市如此等輩莫非蘇松之人以一人住持而為之服役者常有數十人以一人出家而與之幇閒者常有三五輩由是僧道之徒侶日廣而南畝之農夫日以狹矣凡此七者特舉其大畧而天下郡縣此弊俱無縱使

有之亦未必有如此之甚此等之人善作巧偽變亂版圖户口則揑他故而脫漏田糧則挾他名而詭報情游已久安肯復歸田里從事耕稼况其缺之稅額累累加配見在之户其中頗有智能者見其得計亦思舍畝畝棄耒耜而效其所為惟愚騃無用之人方肯始終從事於農業然坐受其弊亦豈無避免之心乎凡天下之事不可有一人之僥倖茍有一人僥倖而獲免則必有一人不幸而受其弊蘇松僥倖之民如此其多則不幸而

受其弊者從可知矣是宜土著之農夫日減月除而無有底止矣恍嘗以太倉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間見丁授田十六畆二十四年黄册原該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覈實又止有見户七百三十八户其餘又皆逃絶虚報之數户雖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户而當洪武年間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之税糧欲望其輸納足備而不逃去其可得乎竊恐數歲之後見

户皆去而漸至於無徵矣是皆游惰不禁耕稼不勸故奸民得以避勞就逸棄本逐末如前之所云者誠宜立法以檢制之撫民之官固未易以掐之也愚以鈍駑之才濫叨重寄晝夜勞心莫知所措伏望該部列位卿相與在朝公卿大臣詳加講究明白奏請將蘇松等府逃移人户不拘通例别立一法以清理而檢制之庶幾户口可增田畆可闢稅糧可完忱事出激切不覺覼縷之至惟冀詳察而恕其狂妄幸甚

奉少傅東里楊先生書　羅肅

少傅兼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東里先生閣下僕聞探虎穴者必犯其怒蹈層淵者必捐其軀此理勢之必然古今之通義雖三尺童孩猶知之況於讀父書數十行識道理二三事入則侍講經筵出則職司風紀者乎然志士委溝壑而不顧者由其所守不易故僕至愚至陋雖不能古人志而舍生取義亦所甘心焉此所以雖嘗以言事被斥而愛君之心猶不能不惓惓於今日也

然論者必將指而議之曰斯人也好竽鼓瑟者與抑亦出位而思者與不然則亦三伏光範門之流也噫是烏足以知汝敬哉夫以太平盛世風雨時人民安海宇寧謐固無可言者矣況乎聖天子具堯舜之資而臣鄰弼直皆臯夔之輩又奚俟某一言哉然勢有關於宗社之重事有係於天下蒼生之大則亦不敢畏論者之口而避蹈淵探穴之危也用敢薰沐緘辭以致愚衷萬一惟先生進而　教之竊聞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劒不階寸土畀

羣雄以中立處必爭之要地間關展轉二十餘年於是西舉偽漢東殲吳越南徇交廣北定中原夫然後受天明命奄有四海開萬世太平之基嗚呼創業之難夫豈湯武所可擬倫哉自是厥後天無烈風淫雨野有瑞麥嘉禾海岳効靈諸物之福畢至而未聞高皇帝代天子民之心少有暇豫也迨至太宗文皇帝始之以内難繼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櫛風沐雨躬擐甲冑一戰而幽薊平再戰而齊魯服三戰而淮甸清四戰而奸諛就誅

反側以安夫然後大安宗社再造寰區紹開中興之鴻圖弘建無前之偉績嗚呼繼統之不易夫豈周宣漢光所能彷彿哉自是厥後四方風動萬邦咸寧祥麟貢於南郊龍馬產於東海可致之祥畢書諸簡亦未聞文皇帝敬天勤民之心少有豫怠也夫以二聖創業垂統如是其艱顧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而兢兢業業惟懷永圖穆穆皇皇以成至治是以六七十載間風醇俗厚上下化之聖子神孫得以享太平之福於悠久也夫何仁宗

昭皇帝嗣大寶位未及朞月而奄棄羣臣四海之人若喪考妣銜哀抱痛以迄於今若此者詎天意耶憸邪倖進之徒挾迂恠之術售金石之方以求寵榮富貴而致是也然而朝廷不知罪臺憲不以言遂使此輩得志當時而賓天之詔遽下矣僕聞詔驚怛五内分摧愓怳悽愴不自知其心之慟哀之深也而忠肝義氣之激烈斬焉衰服害究厥衷竊思去冬僕愚戇封章應詔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而昭皇帝念其愚闇憐其孤直

以為言雖未足采聽而心實可矜憐於是弘天地之量寬雷霆之誅宥其閒散之愆錫以清要之職俾得居言路近耿光以對揚休命厚德深仁海涵春育撫躬循省思報何由幸賴聖天子以聖繼聖恪遵成憲尚冀得少罄螻蟻之誠薄効犬馬之報庶上不負先帝任御史之意下不負平生之願也然而涉月累旬猶乃緘口結舌卒無所言何哉良由聖德日新聖化日廣深有契於太祖太宗創業垂統之心又有皐夔輩匡直輔翼有如先

生者也夫惟臯夔其任則必臯夔其心臯夔其心則必堯舜其君矣當今之時舍先生其誰哉此僕之所以不言者非惟有所不敢亦且恐踰越俎之誚也及今亟欲以微事上言然又恐終蹈未信而諫之戾是以徬徨亍亍緘封數四幾至竟達空函然而愚衷所激終不忍在弦之矢而不發也伏於今年六月覩車駕往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無有大小拜手稽首瞻望咨嗟以為聖天子大孝將以稱殷禮展明禋而勤孝思也雖僕之

愚亦謂謁陵禮畢不過涣發玉音命所司賚徭役勤事工單恩澤然後整駕遄歸以奉皇太后朝夕而慰士庶歡迎之心寧有他事耶既而道路喧傳乃謂禮畢即較獵講武且云先驅未成列車不迨駕而天閑龍馬已載道矣若此者豈祖宗之心與又云此時扈從惟額森托噶與其徒數百人肆豺狼之貪爭狐兎之利風馳電掣倏去忽來操弓矢縱鉗勒以馳逐先後罔知白矢之義不識逐左之恭其氣凴陵其勢猝勃而狙詐狂狡尤難

名狀僕聞此言心悸胆落疑信相半而傳者如出一口僕以為蒐苗獮狩固有國之常經而講武農隙亦蓋世之先務然未聞竭未就工之陵而與降人較獵於山谷間也矧額森托噶者言語之不通衣服之殊絜本無干城腹心之可寄又況行止舉動之不馴以弧矢為生計以殺戮為耕耘萬有一不虞雖悔何及哉且斯人固不可以恩義施若其少知恩義則當親其族類以居其地矣今既背其所親捐其所居又烏能保其異日不見背

於我哉且其來也非其本心其留也廹於威勢夫以形反側之相袛黠猾之謀安可使之先後疏附耶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矣而猶寵異之若是豈非聖天子推赤心置其腹使之漸摩仁義耶然埀堂之戒銜橛之虞在先生則不可不為之深慮也且夫出警入蹕豈徒為觀美哉先生四朝耆臣二聖元輔於此而不言則誰得而言之此僕所謂勢有關於宗社事有繫於天下蒼生者正謂此也僕於馭强敵之事嘗言之文皇帝文皇

帝以為迂又嘗陳之昭皇帝昭皇帝以為愚然僕自以為不迂不愚茍循其策而行之則朝家得懷遠之義而遠人拜來歸之恩矣懷之將如何亦曰散其部落厚其賜予遷之遐南擇便好田地以處之屬之衛所解其甲兵而不以事任之夫如是雖突厥之強匈奴之盛獯鬻之大亦不得肆其豺狼之暴矣尚何銜橛之虞垂堂之戒僕嘗以為額森托噶者處之京師且不可今乃寵之以扈衛之近以為名之六師且不可今乃賜之弓劍俾

得侍衛聖躬於道路此僕之所以亟欲與先生言之而足五及門卒未遂一面雖然方今柱石之臣可言者非一人而皆禮絶百僚且無交際之雅先生尊則師也親則斯文骨肉也又相從楮研有年故凡忠義所激惟其得以言之於先生惟先生得以所言達之於上也先生苟不鄙棄之僕又尚敢緘嘿有所避忌哉僕知此言達則死罪雖然與其不言而死以同草木朽腐孰若言之而斃之為愈乎況於聖天子至仁至聖或矜其愚直而

賜之不死乎此所以於推鞫之頃汲汲然書之燈下以陳先生之前者誠以夜來太陰之薄蝕天意或者垂象以為此等先戒也不然何以變易如是其速哉夫以天象之變異於上者如此人事之乖於下者如彼人皆知惜之豈先生獨不知耶昔李文靖公以天子春秋鼎盛日取四方水旱災異上之其意蓋欲致警戒於其君以潛消其土木禱祀之心耳夫以文靖輔導庸主猶若此況於不為文靖者乎而況於聖神在上者乎夫以先生

之學該乎古今先生之德並乎古人而先生之禄之位又稱是已於此而不言不可也傳曰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詩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先生今之仲山甫也今之伊尹也等而上之實今之皐夔也又安可以古人不相及辭也先生苟不以書付之水火特加茹納以時言之則豈徒僕之幸而後之人皆將曰仁哉楊少傅之能容物也如此賢哉楊尚書之能忠於其君也如此又將曰汝敬之愚直能忠於所事也如此能不避禍患如

此若是則楊氏之忠節不惟有光於將來而僕之家聲亦庶幾其不墮也若徒緘嘿素餐使後之人誚曰斯人也而有斯職也則弘化寅亮之職固將有負於先生汝敬烏用任御史哉臨楮覶縷不勝懇切之至即辰冬冷未間冀為時自愛不具

答高雪篷書　陳所有

雪篷來教詠史諸什誠確論也乃謂張浚不可與安石同傳此特因襲之見耳豈知春秋大義覆國者罪無赦

乎夫安石病在不省事而執拗張浚病在練事而媢嫉執拗者施之平居則蠹政國必削媢嫉者處之艱步則妨才國必危其殆我子孫黎民埒也雪篷其知醫乎醫者之術二攝生起死而已矣攝生者主衛元起死者主辟邪宋熙寧間二祖三宗德澤汪濊如人父毋無恙安石不以五穀攝生之物膳也乃進金石燥劑以痿痺四肢而銷鑠其元氣逮建炎紹興秦檜懷酖汪黄握菫海宇寒心李綱趙鼎宗澤虞允文曲端岳鵬舉諸人即起

死之扁鵲華陀也浚為趙氏愛子知酖醫而不能逐良醫在旁又恐其奪吾國手之名顧兩謝之閉門自作聰明按方下藥其害速於堇酖嗟嗟過江事勢如人消渴勞瘵奄奄氣息尚能當此冨平淮西符離三劑哉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弑嚴誅心也浚不知醫又不延醫忌賢能不揣才力急功名不恤利害智闇於知人性堅於拒諫逐李斥趙忌飛殺端剛愎自用引進庸佞出師屢挫益增中國之羞專寵兩朝空負長城之寄説者謂渡

江士大夫以諸葛公比浚此非南軒之門人則樞府之故吏而優孟擬叔敖曾不足供傍觀者之一哂來教又云方高宗朝南軒方弱冠如何責以薦賢進能嘗考隆興元年敬夫登朝參謀幕府符離之役不勸乃公用賢納策竟用邵宏淵取敗敬夫又曰符離師潰惟存帳下十人栻終夕彷徨家君方熟寢鼻息如雷鳴吁君父阽危疾勢如此豈臣子從容鼾睡時邪不過以江南塊土為功名之孤注奮臂大呼試一擲爾較之志決身殲鞠

躬盡瘁者方寸何如勝負之史不攻自破也按臧仲培氏鼠璞載魏公乃黄潛善客胡珵則李綱客也魏公附潛善孫覿奏胡珵筆削陳東書欲使布衣操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揺國是將珵編斥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覿潛善不足道也深為魏公惜之夫仲培宋人也耳之熟矣鼠璞所載當為信史據此一事則其心術之險巇可怖哉大學著个臣度量之寛狹即係國家之興覆張浚娟嫉自用名雖

正而實則邪身雖勤而道則悖宜乎宋事之不終也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物惟按是非定功罪耳元儒揭傒斯極詆其過朱文公晩年深悔撰狀失實葢事久而論始定執事因襲常談未究故實謂德遠愈於王介甫能不為董狐之所誚哉願反覆宋史一細彈之

上陳芳洲執政書　朱鑑

邇者欽奉明旨天佑下民作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固本於萬年僕竊聞之有未安者前至

尊蒙塵在外宗社危疑之際非得長君人心未定此周公所以輔成王不得已也今而曰長子更封為沂王一節僕未見其可也且太子仁孝天下臣民之所共知公侯駙馬伯與夫在廷文武臣僚之所共立布告天下咸使知悉既不能立之以正南面又可易而更封之乎及夫至尊鑾輿既歸歴數有在論骨肉之親則當避位居潛以全手足之情論尊卑之分則當固讓歸藩以盡君臣之義柰何不此之思反為幽閉之計日膳既已節其

珍羞宫墻又何增其雉堞意固防微情實違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論元聲書 楊濂

承惠寄校正两山先生李公律吕書即其黄鍾三寸九分筭之由十一月之黄鍾至十二月之大吕增六分由大吕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鍾增九分由夾鍾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吕增九分由仲吕至五月之蕤賔增九分由蕤賔至

六月之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鍾減九分由應鍾復回十一月之黄鍾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黄鍾之於大呂𫎇賓之於林鍾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實各有至理葢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

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歷同道於此乃見執事書序髙文所謂黄鍾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九寸歸陽漸損至黄鍾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一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齶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透其關鍵而得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黄鍾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算之黄鍾至大吕減六分奇大吕至太簇減三分奇太簇至夾鍾減五分奇夾鍾至姑洗減

三分奇姑洗至仲吕減五分奇仲吕至㽔賔減三分奇
㽔賔至林鍾減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
南吕增二分奇南吕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增
二分奇應鍾至黄鍾增四寸三分奇厯家二十四氣每
氣筭之不差毫忽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
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
又一氣短四寸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
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

可用矣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其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其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舛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黄鍾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濂嘗見歙人鮑泰希止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歷大概氣朔八十年一齊歴家每歲二十四氣於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

中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其刻者亦然朱子謂歴有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歴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算矣嘗以今歴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萬年歴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歴法我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歴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如李書則雖律自漢以來亦皆不

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獨見如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聖人在上必有軒轅命伶倫放勲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所係豈細故哉溯於西山蔡氏書嘗為之律呂算例於郭守敬法亦嘗為之綴算舉例然不過為二家之註脚亦終於聚鐵鑄錯耳溯於李書窺見一斑半點安敢肆然輒加語於其上哉尚冀執事之見察也鮑書弁往執事聰明過人有入手處幸有以教我

與李西涯論歷代通鑑纂要書　謝鐸

夫法古求治固聖主望道未見之盛心稽古陳謨亦人臣納約自牖之素志而諸老先生乃以編纂之任分委某等此又古者大臣以人事君之義某雖駑下敢不黽勉從事竊嘗聞之朱子之言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首尾蓋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於事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紀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

而武成金滕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歴數年故左氏之於春秋既依經作傳而又别為國語以記其事亦此類也某愚竊謂今之纂要合無先為編年略如春秋左傳之例而又每事别記以彷彿書與國語之例庶幾統緒可正事體不遺葢統緒莫大於創業守成而事體莫要於知人立政一覽之餘誠知歴代創業之艱難與夫守成之不易凡其統緒所在孰為正而可法孰為不正而可戒某君以用某人行某政而治某君以用某人

行其政而亂邪正治亂之間惕若覆車之在前儼乎高山之可仰則所謂宏綱要義足為監戒可以裨益宸聰恢弘治化者端在是矣若乃編年之書蓋必以皇極經世為例而統之分合則又不能不取例於綱目也蓋綱目於呂后新莽之年皆冠以甲子而分書之當其時天下之統未嘗不合於一特賊后簒臣不可比於正統故不得不分而書之耳賊后簒臣既不可為統而凡類是者獨可以為統乎此綱目之所未嘗正今日之所當正

也昔人嘗推亡秦以為閏位以其强暴并吞非若漢唐宋諸君之猶有志於救民者也秦既不得為統之正而司馬晉楊隋之篡竊弒逆亦新莽之流亞耳又可以上陪諸君而例以正統予之哉此雖綱目之所已書而義理無窮忝之後賢之論恐亦未必無可議也又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葢以洪荒世遠不可考信而伏羲神農黄帝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之功澤流萬世凡有血氣者所不可忘故於易繫下傳又推言之是皆聖經之所記載

孔子之所嘗言者也孔子萬代帝王師孔子不言誰敢復言之哉茍於孔子所不言而復言之以是而求治以是而陳謨亦多見其惑矣甚愚以為今日之纂要欲自三皇五帝始合亦斷自伏羲炎黄庶幾上不失易書之旨而近亦經世稽古録之遺意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三